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780
19 July 1974

CHINESE



第一七八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秘鲁)

出席：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奥地利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庄焰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伊拉克

谢赫利先生

肯尼亚

马伊纳先生

毛里塔尼亚

乌尔德·穆卢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弗隆丘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恩吉内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获得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 (a)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34)
- (b)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理会主席的信 (S/11335)

主席：理事会理事国记得安全理事会在第一七七九次会议上，经适当的请求后，决定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的惯例，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可以参加理事会目前项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在这方面，我愿意作出下列的声明。

在同理事会全体理事国协商的过程中，秘书长通知安全理事会他分别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和十八日收到了来自尼科西亚的两封电文。第一封电文如下：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秘书长，联合国，纽约。

“我谨通知阁下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起免除塞浦路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罗西德斯先生的职位和任务。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塞浦路斯共和国外交部长迪米特里乌签字”。

第二封电文如下：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联合国秘书长，纽约。

“我谨通知阁下卢基斯·帕帕菲利普大使阁下已被指派为塞浦路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将于二十四小时内率同塞浦路斯驻联合国代表团团员抵达纽约。他及塞浦路斯代表团的证书将会由他亲自向你呈交。为了让塞浦路

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新代表能够出席订于今天召开的安全理事会塞浦路斯会议，我要求安全理事会休会二十四小时。塞浦路斯共和国外交部长迪米特里乌签字。”

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注意到秘书长所提供的资料。安全理事会第一七七九次会议决定应塞浦路斯的要求，邀请他参与讨论，理事国都同意在目前塞浦路斯局势的讨论中，应以总统之礼接待曾表示愿意在安全理事会讲话的塞浦路斯总统马卡利奥斯大主教。因此，由塞浦路斯元首正式指派的罗西德斯大使在目前关于塞浦路斯局势的安全理事会讨论中，仍被认为是塞浦路斯的代表。因此，如果我听不到任何反对的意见，我将邀请马卡利奥斯大主教及土耳其和希腊的代表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现在请礼宾处处长迎接马卡利奥斯大主教来到理事会会议厅，到预先保留给塞浦路斯的座位就座。

马卡利奥斯大主教被迎进理事会会议厅，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帕纳约塔科斯先生应主席的邀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此外，我愿意通知理事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南斯拉夫代理常驻代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罗马尼亚代理常驻代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和印度常驻代表今天的信件，要求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请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印度分别参与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因此，如果我听不见任何反对的意见，我提议请上述各代表参与讨论，但无表决权。

由于无反对意见，就这样决定。

鉴于理事会议席座位不多，我请那些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根据通常的谅解，等到轮到他们向理事会发言时，我再请他们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南斯拉夫代表佩特里奇先生、罗马尼亚代表杜马先生和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应主席的邀请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所列的项目。

我谨请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讲话。

马卡里奥斯总统：首先，我愿意向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表示我最热烈的感谢，感谢他们对塞浦路斯由政变后所带来的严重局势的深切关注，这个政变是由希腊军事政权策动，由指挥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的现役希腊军官实行的。我特别感激安全理事会同意把会议推迟到我抵达这里才开始，让我有机会就最近在塞浦路斯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向安理会讲话。

自从上星期一开始，在塞浦路斯发生了乃是一幕真正的悲剧。希腊军事政权无情地侵犯了塞浦路斯的独立。希腊军人执政团毫不尊重塞浦路斯人民的民主权利，毫不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国家主权，把它的独裁统治伸到塞浦路斯来。事实上，从过去到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的企图已是越来越明显了。长期以来，塞浦路斯人民已经感觉到由希腊军人执政团策动的政变正在酝酿中，最近几个星期，当受雅典指挥的恐怖组织“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第二期）”重新展开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时，这种感觉就越来越是强烈。我从头到尾都知道这个非法组织的根基和资源供给是来自雅典的。我逐渐认识到在国民警卫队当参谋和指挥的希腊军官在替该组织收罗成员，他们用种种方法支持该组织，直到让它可以进出国民警卫队的弹药供给库。在国民警卫队的营地，希腊军官公开进行宣传，支持非法组织，把国民警卫队由一个国家机关变成一个颠覆的工具。每当我向雅典控诉关于国民警卫队希腊军官的不当行为时，得到的答复总是说如果我有具体的证据，雅典就会召回那些犯罪的人员。从他们这种态度，我得到一个决不会错的印象，这就是他们的标准答复只是伪装无罪而已。数天前，塞浦路斯警察获得了一些文件，清楚地证明“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第二期）”是雅典政权的附庸。

维持组织的款项以及对于组织行动的详细指示是由雅典方面来的。鉴于这种情况，我当时认为有必要写信给希腊政权总统吉齐基斯将军，要求他命令“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第二期）”停止暴力和流血的行为并下令把它解散。我也要求他召回国民警卫队现役的希腊军官，并且声明我希望在数量上减低警卫队的兵力，把它变成塞浦路斯的国家组织。我正等待着答复。我得到的印象是雅典政权并不赞成减少警卫队，更不用说撤离希腊的军官了。

希腊驻塞浦路斯大使奉他政府的指示，前来见我，向我解释说，万一从土耳其方面受到危险时，在数量上减少国民警卫部队的力量或撤离希腊军官的办法会削弱塞浦路斯的防卫力量即使这个理由看起来很合逻辑，但它是不足信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理由的背面隐藏了其它的利害关系。我回答说，随着事情的发展，我认为来自土耳其的危险比来自他们的危险少。事实证明，我的恐惧是对的。

七月十三日星期六，总统吉齐基斯将军曾在雅典主持召开了一个长达很多小时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有希腊三军参谋总长、希腊驻塞浦路斯大使、国民警卫队司令和其他的官员，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我信件的内容。在该会议结束后所发表的有关公报中，声明会议将在七月十五日星期一再次召开。公报里提到的第二次会议是骗人的。因为，当我在星期一等待对我信件的回答时，得到的答复是政变。

那一天，我从我渡过一个周末的特罗多斯山避暑别墅返回总统府，在上午八时，我已经在我的办公室了。半个小时之后，我正在接待室欢迎一群来自开罗的希腊正教青年团男女青年成员，他们来到塞浦路斯作我的客人，小住数天。我还未来得及欢迎他们，第一阵枪声就响起来了。跟著枪声越来越密，一个总统府守卫告诉我装甲车和坦克车已经越过围墙，到达总统府广场，而总统府在迫击炮弹的攻击下，震动不已。局势很快就严重起来。我曾试图打电话请塞浦路斯无线电台发出特别的广播，宣布总统府遭受攻击，但是我发觉线路已被剪断了。密集的炮火不断地增加。我的生命怎样被救好象是一个上帝神迹一样。当我终于脱险抵达帕福斯地区时，我从一个当地的无线电台向塞浦路斯人民广播，告诉他们我仍然活着，我将与他们一同为反对希腊政权企图强加于我们的独裁统治而斗争。

我不想占用安全理事会各位理事的时间来述说我个人的经历。我只是希望附带谈一下在武装攻击的第二天，装甲车和坦克车正在向帕福斯方面驶来，与此同时，一艘小型的国民警卫队战舰开始炮轰我逗留的帕福斯主教公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与其落在希腊军人执政团的手中，倒不如离开塞浦路斯。

我感谢英国政府用直升机把我接离帕福斯，转到英国基地，然后再从基地以飞机把我载送至马耳他和伦敦。我亦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和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指挥官对我的安全所表示的关心。幸有英国政府和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博士的代表们对我的帮助，我才能够来到安理会这个会议厅，他们对我和塞浦路斯发生的严重局势的深切关注实使我衷心铭感。

我还不完全知道由希腊军事政权一手造成的塞浦路斯危机的全部详情。我恐怕伤亡数字是巨大的，物质破坏是严重的。然而，我们当前最关心的问题是结束这一场悲剧。

当我抵达伦敦后，我获悉希腊军人执政团驻联合国代表演讲的内容。对于他们企图欺骗世界舆论的做法，我感到惊讶。希腊军人执政团，毫无羞愧之心，企图尽量使局势简单化，自称没有参与军事攻击，并说最近几天的事态演变不过是希裔塞人的内部问题而已。

我不相信有人会接受希腊军事政权的辩解。政变不是在什么希裔塞人内部问题的情况下发生的。他显然是外来的侵略，这种侵略悍然侵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个所谓的政变是由国民警卫队内当参谋和指挥的希腊军官一手炮制的。我也必须指出，根据同盟条约而驻守在塞浦路斯的由九百五十名军官和士兵组成的希腊分遣队，在这次侵略塞浦路斯的事件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占领首都附近的飞机场就是由驻扎在飞机场附近的希腊分遣队的军官和士兵执行的。

在目前这个阶段，只须指出，世界各地的报章登载了若干照片显示装甲车和坦克车都是属于驻塞浦路斯的希腊分遣队的。另一方面，国民警卫队的现役希腊军官在指挥作战行动。在这些行动中，他们吸收了“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

（第二期）”那个恐怖组织的许多成员，并且以国民警卫队的武器把他们武装起来。

如果国民警卫队的现役希腊军官没有参与行动，为什么伤亡人员中有希腊的军官，尸首被运回希腊埋葬呢？如果希腊军官没有发动政变，为什么有希腊飞机夜间飞行，把便衣人员带来塞浦路斯，又带走受伤或阵亡的希腊人员呢？毫无疑问，政变是由希腊军人执政团策划，由指挥国民警卫队的希腊军官和驻守在塞浦路斯的希腊分遣队的军官和士兵执行——全球的报章都是这样报导的。

政变造成了很多流血事件，使人命受到极大的损失。他遭遇到合法的警卫部队和塞浦路斯希腊人民的坚决抵抗。我可以肯定地说，希裔塞人反抗叛乱者的斗争定将继续下去，直至到他们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得到恢复为止。纵然装甲车和坦克车的残暴力量也许暂时占了上风，但是塞浦路斯人民绝不会屈服于独裁统治的。

政变后，希腊政权在塞浦路斯的代理人指派了一名声名狼籍的枪手，尼科斯·桑普森出任总统，他又指派了“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第二期）”那个恐怖组织内出名的成员和支持者为部长。

有人也许会说塞浦路斯发生的是一次革命，一个根据革命法律的政府已经成立了。事实并非如此。塞浦路斯并没有发生可称得上是内部事件的革命。这是一个侵犯了共和国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侵略行径。只要希腊军官一天在塞浦路斯，侵略就一天没有停止。如果塞浦路斯的正常宪政和民主自由不恢复，这个侵略的后果就会引起很多问题。

为了混淆世界舆论，希腊军事政权于昨天宣布会陆续替换国民警卫队内的希腊军官。但是，问题不在于替换，而是在于撤退。作出替换的姿态就意味着承认执行政变的人员正是国民警卫队现役的希腊军官。但是，这些军官并不是按照自己的主意而是遵照雅典政权的指示行事的，替换他们的人员也不会例外。国民警卫队因而会一直成为希腊军事政权的工具，我确信安全理事会各位理事都会明白这套把戏。

有人也许会说，请希腊军官参加国民警卫队的不正是塞浦路斯政府吗！说来令人后悔，我在这方面实在犯了错误，不该对他们那样信任，那样有信心。他们辜负了这种信任和信心，不但不协助防卫塞浦路斯的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而自己成了侵略者。

我不得不说希腊军事政权对塞浦路斯，特别是对希裔塞人的政策是毫无诚意的。我想特地指出，这是一个两面手法的政策。

希裔塞人同土裔塞人之间寻求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商谈已进行了一段时间，这个问题也多次花去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时间。秘书长代表和来自希腊和土耳其的两位宪法专家出席了商谈。安全理事会每半年一次已经屡次延长了驻塞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每一次都表示希望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说，到目前为止商谈的进展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正当雅典政权在塞浦路斯政策上玩弄两面手法的时候，试问商谈又怎样取得任何进展呢？一切有关的国家都同意商谈应在独立的基础上进行。这是雅典政权也同意的，希腊外交部并曾一再声明，希腊在这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如果事实确是如此，希腊军事政权又为什么成立并且支持“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第二期）”这个目标是塞希统一、其成员也自称“统一鼓吹者”的恐怖组织呢？

在国民警卫队的营地内，希腊军官经常说，虽然希塞统一运动是可行的，但它却因我的破坏而无法实现。当有人提醒希腊军官希腊曾在这问题上明确地表示其支持塞浦路斯独立的立场时，他们的答复是毋须理这些外交辞令。在这种情况下商谈又怎能够达到正面的结果呢？希腊政权的两面政策是商谈进展的主要阻碍之一。

在塞浦路斯目前形成的局势下，我看不见商谈的前途。我倒不如说根本没有任何前途。也许商议会达成一个协议，但它是全无价值的，因为没有被推选出来的领导来处理这个问题。希腊军事政权所发动的政变使寻求解决方法的商谈的进展停顿下来。此外，政变将继续成为塞浦路斯局势不正常的根源，如果这种情况被允许继续发展下去，即使是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它的影响将会非常严重和非常深远。

我呼吁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尽最大的努力，结束这种由雅典政变所造成的不正常局势。我呼吁安全理事会利用一切可用的方法和手段，使塞浦路斯的宪法秩序和塞浦路斯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以马上恢复。

我已经说过，塞浦路斯事件并不是塞浦路斯希腊人的内部问题。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也同样受到影响。希腊军人执政团所策动的政变是一种侵略行径，它的后果使全体塞浦路斯人民——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都受到损害。联合国在塞浦路斯驻有维持和平部队。在军事政变的情况下，维持和平部队是不可能发挥有效的作用的。安全理事会应要求希腊军人政权把国民警卫队现役的希腊军官撤离塞浦路斯，并停止它侵略塞浦路斯的行径。

我想，我在会议上所说的已大略地描述了整个局势的发展情形。我毫不怀疑安全理事会的适当决定将会结束侵略，恢复塞浦路斯被侵犯的独立和塞浦路斯人民的民主权利。

主席：我宣布会议暂停数分钟，由秘书长和我陪送大主教离开会议厅。

马卡里奥斯被陪送出安全理事会会议厅。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是希腊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帕纳约塔科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让我发言。我今天出席这个论坛是相当偶然的，因为我正在等候新任常驻代表到达。然而，尽管我这次是在极为痛苦的情况下出席，我还是特别高兴能再一次处在各位老朋友和老同事之间。但是，我以前担任过驻塞浦路斯大使，我的亲身经验使我更有资格告诉你们某些导致这种不幸局势的事实。和关于今天发生在这个分裂不和的岛上事件背景的第一手说明。

首先，我愿重申希腊政府关于塞浦路斯最近事件的正式立场，正如作为 S/113 37 号文件散发的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希腊总理给秘书长的信中清楚说明的一样。

我还要强调外交部长基普赖奥斯所作的声明，其内容如下：

“塞浦路斯最近的事件是一个独立国家——联合国的成员国的内政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严格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希腊关于保障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政策，保持不变。希腊政府对继续加强社区间的谈判极为重视，并表示希望所有有关方面在该岛最近事件发生后能实行约制。”

鉴于这种极为清楚的态度，我毫无保留地断然拒斥绝无根据的恶意指控，所谓希腊政府直接参与这次导致逐走马卡里奥斯的军事政变。事实上，国民警卫队总司令，德尼西斯将军，塞浦路斯希腊特遣队司令，和希腊驻塞浦路斯大使在政变爆发之前许多天，就都到雅典去商议马卡里奥斯的信件的意思了。另一方面，应该注意到，从一开始一直到至少昨天为止，雅典与尼科西亚的希腊大使馆之间的所有电传和其他方法的通讯都被切断了。如果需要证明的话，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足见塞浦路斯军队是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自己行动，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其行动的进展或终极的目标。

这是真正的事实。所有其他都是纯粹捏造的谣言，可笑的中伤伎俩或故意歪曲真相，不值一驳。

因而，我对本星期二安全理事会会议中一些参加者所作的某些至少是轻率武断的评价，真正感到惊愕。现在该轮到我来作简短的答复。

在所有对希腊军官作荒谬指控的人中，罗西迪斯先生——顺便说一句，他个人的代表地位还可能有问题——最使我感到深切的悲哀，因为我已认不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所熟悉钦佩的那个火热的爱国者了。在指控之前，他至少该尊敬地记起那些在一九六四年的事件中为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而流热血的希腊军官。难道他忘记了，当马卡里奥斯为其最亲密的合作者图谋暗杀时，救命的是一个希腊空军军官吗？难道他完全遗忘了，希腊军官多年来沉默地忍受那些支持马卡里奥斯的左派分子和其他准军事帮闲各种难以名状的侮辱、难堪、甚至脏话吗？也许罗西迪其

先生的记忆衰退需要重温了。但是，我以为再继续苦心说明那些塞浦路斯人所共知的事实，那些会使已故希腊军官不瞑目于九泉之下的事实，也是没有用的了。

另一方面，暗示说一小撮希腊军官就能够在几个小时内消灭了马卡里奥斯强有力的军事机构，并推翻了他自称拥有的广泛大众支持，这话是不通的。到底，他是个屡次自己夸称经历了十三个希腊政府而不倒，此后还可以经历许多个希腊政府的人。苏联代表又不经意地说出“外力的严重干涉”。这就使我想起，六年前在这个会议上，那时的苏联代表也用几乎完全相同的话说，他的政府有不容驳辩的证据，证明有外力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亲爱的朋友和同事土耳其大使奥尔查伊先生在发言中提到所谓希腊干涉的事。我是不是该提醒他，一九六四年土耳其轰炸平民的事？他又提到“希腊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出现和非法活动”。他能不能坦白地让听众相信，现在正在训练土裔塞浦路斯军队，并压制登克塔希的所有政敌，例如著名律师伯贝罗格卢，的成百、如果不是成千的土耳其军官是为健康理由而到塞浦路斯去的，或是合法地活动的？无论如何，在我这方面，我可以再一次向他保证，不管是对塞浦路斯的国际地位，或是对保证给土耳其人社区的权利，除了存在于那些对希腊军官作荒谬的指控，来掩饰其真正的企图和目的的人的想象中以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威胁。

关于今天马卡里奥斯的发言，我保留评论权，等待今晚将到达纽约的塞浦路斯合法代表，先有机会表示他们的看法。

现在讲到目前塞浦路斯局势所造成的问题的本质了。我相信人们应该记住那些能解释使国民警卫队发动革命的真正原因的某些事实。事实上，塞浦路斯最近的事件根源于一句英国谚语，“多年的罪恶投下深长的阴影”。塞浦路斯独立后，马卡里奥斯开始鼓动个人崇拜并追求威权。他的心理状态兼凯撒和教皇而有之，象路易十四一样，把自己当作塞浦路斯，最后成为他自己的错误、野心和幻想的牺牲者。诚然，他比十三个希腊政府长命，但最后长命到无用，同许多前殖民地国

家的著名政治家、如恩克鲁马、本贝拉、奥博特和其他人士的命运如出一辙。

他与所有的希腊总理不和——不只是与军政府不和——包括卡拉曼利斯，决不同意跟他说话的韦尼泽洛斯，帕班德雷乌，帕拉斯凯沃普洛斯，斯蒂芬诺普洛斯和其他总理。他一贯而且傲慢地忽视民族中心明智的劝告和警告。他目空一切地漠视前外交部长阿韦罗夫的书面警告，坚持对苏黎世宪法提议十三点修正，因而打开了风神的囊子，造成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的悲惨冲突，并事实上把该岛沿著所谓绿线分裂为二。

他的性格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独立，另一方面，每当他人望降低需要支持的时候，又常常冒充信仰“希塞统一”来迷惑纯朴的塞浦路斯人民。他相信他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一个肆无忌惮的煽动家，一个伟大的演员；如你们刚刚看到的，他是大演坛上的大师；但永远在唱独角戏，环绕他的都是傀儡和应声虫。

他憎恶反对者和竞争者。直到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止，他顽固地拒绝接受吴丹扩大社区间谈判的办法，总害怕希腊和土耳其会作出秘密交易，出卖塞浦路斯。

一九七二年二月，他闭耳不听雅典关于组成民族团结政府的最后劝告。作为答复，他创立并武装了他自己的“罗马执政官”准军事单位，换句话说，就是一群狂热的纳粹特警。按照最近的正式调查，他迫害政敌，并对他们系统地施用酷刑，作为迫供的方法。他们也被排除，不得参加政治生活或担任任何公职。

许多政治谋杀罪犯下了，包括屠杀马卡里奥斯的头号助手乔治亚杰，这些行为即使没有受到马卡里奥斯的祝福，至少他表示不闻不问、漠不关心。多年来怨恨越积越深。借用乔治亚杰被暗杀前最后的话来说，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们都受到打击，象挤过的柠檬一样被抛弃。还值得注意的是，推翻他的人，尼科斯·桑普森，一个以前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的自由斗士，也曾是他的朋友。桑普森的报纸战斗报，曾受马卡里奥斯控制的基科斯男修院——塞浦路斯真正的国家银行——的津贴。但是，就象在他以前的许多人一样，桑普森也渐渐因马卡里奥斯马基维利式的操纵手法而感到幻灭。

诚然，由于其个人吸引力，马卡里奥斯曾经成功地把广大群众控制在他的魔力下。他也确实是有魔力。但是由于一个简单的理由，他的终于跨台是不可避免的事。这个理由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里查德·莫理斯，如此恰当地指出来的，“也许我们这个世纪已有过多的富于魔力的领袖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诚诚实实的领袖。”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到现在为止，包括今天，我在这里听到的那么多言论都在引诱我说出“我们已这样告诉过你们了”这一句话而这句话的含意通常是颇为不好的，所以我真的必须极力克制以免说出这句话。在这次发言里，我只想发表一些一般性的意见以澄清土耳其的法律地位。

土耳其仍然认为塞岛的局势非常严重。过去四天来的事态发展丝毫没有减轻土耳其的深切忧虑。相反地，一切事实都似乎显示局势仍在继续恶化。

在以前的会议和今天的会议中，发言者不断指出，塞浦路斯本身似乎牵涉到合法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主持下的希裔塞人政府，在它遵从由国际条约设立并保障的国家宪法的意义来说，是合法的。但看来政变已消灭了希裔塞人一边的任何合法性的迹象。正如我曾在安全理事会的上次会议上说过的，在这方面和在目前的情况来说，现在在塞浦路斯唯一合法的宪政机关是在塞浦路斯副总统主持下的土耳其人政府。

众所周知，根据国际协定，土耳其负有特别的责任。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宪法结构和国际地位负有责任。我们认为，世界大家庭有责任恢复塞岛以前的局势。至于土耳其，我们认为它有责任行使各国际条约给予它的权利。

我希望本理事会所通过的任何决议都会考虑到创立塞浦路斯的国际条约。现在的所谓塞浦路斯冲突，就是因为这些国际条约被违犯了才引起的。十多年以来，至少每隔半年本理事会便要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为了说明我的意思，我可以指出在国际舞台上看见政府被推翻并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而“推翻”这个词本身便通常内涵了武力的使用。可是，安全理事会并没有审议过或讨论过任何这些事件。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讨论塞浦路斯关于改变政府——用武力改变政府，这是真的，但仍只是改变政府——的问题呢？塞浦路斯的事态发展被提交理事会的唯一理由是这些发展的国际性质。原因是：这些事态发展把土耳其、希腊和塞浦路斯牵入一个冲突之中。这个冲突涉及该岛上土耳其社区和希腊社区由国际设立和保障的地位，就是在一个宪法的体制内承认彼此合作保护该岛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

我希望指出，同样是在这个体制的范围内，该岛的宪法结构并不是在一周前第一次被破坏的，最近的事件并不是破坏该岛宪法的唯一事件。事实上，安全理事会被这件事情困扰着，是宪法结构被破坏的长久局势的结果。因此我们建议——就一个非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建议来说——不管安全理事会通过何等决议，这个决议应反映出宪法结构在相当时候以前已被危害，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局势的进一步破坏；对于这个问题，这个庄严的机构将设法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我知道我说过我不会被引诱说出“我们已这样告诉过你们了”这句话，但就这方面来说，我觉得应该这样做：我要提醒理事会，曾经坐在我现在正在坐着的地方的土耳其代表们——我们似乎没有真正改换过位置——曾多次提请本理事会和联合国秘书处注意有人非法把军火和人员运进塞浦路斯岛的事件。关于过去非法运进塞岛的军火——不管用了什么借口或名目——我希望表示，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保管下的军火应按照以前的协议继续由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保管。

我们应记得，在一九六七年双方为了和缓危机而达成的谅解的要点当中，包括了停止偷运军火和在某一阶段撤走所有在该岛因为人数过多所以违反了国际协定的规定那些希腊人员。今天，我遗憾地注意到，政变就是由那些我们当时指出的外国份子设计并执行的。这些外国份子出现在塞浦路斯并不是土耳其政府

或构成该岛两个社区之一的土耳其社区所发动、邀请或赞成的。这个事实根据我们刚才听到的至福大主教本人所提供的证明，现在更是确凿不移，不容怀疑的了。

我同意大主教就下列一点所说的话。国民警卫队中的希腊官员的撤离或替换问题从我国的观点看也有一定的重要性。因此，我希望指出，如果岛上的六百五十名希腊官员的数目和职责不变，只更换个别的官员，那就显不出雅典的善意了。

这是现阶段我所要讲的话。主席先生，多谢阁下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

主席：在我的发言者名单中，下一个发言者是南斯拉夫代表。我现在请他在理事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佩特里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让我多谢阁下和安理事会其他理事允许南斯拉夫代表团参加理事会对这件非常重要和紧急的事物的审议。

我们十分荣幸地欢迎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我深信，他今天莅临理事会，以及他的具有说服力和令人深为感动的讲话将大大加强本理事会的努力，以协助他的不幸的国家反抗侵略，维持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我们深信，我们不能不而且一定要响应他的呼吁。我们坚信，通过国际大家庭——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马卡里奥斯总统及其政府的宪法权利定将得到恢复，塞浦路斯和世界上的民主力量定将战胜反动力量和外国干涉。同时，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将欢迎他返回塞浦路斯，恢复他的崇高职务，使他的国家继续成为一个独立的、多民族的和不结盟的社会。这是马卡里奥斯多年以来执行的任务，以无比的忠诚取得了无比的成功。

我国已非常清楚地发表了对塞浦路斯事件的意见。由外国策动，旨在用武力推翻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合法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野蛮武装攻击深深地激起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和整个南斯拉夫的大众舆论

的愤怒与痛心。我国政府在七月十五日发表的声明和铁托总统在七月十六日发表的声明以毫不含糊的词句表达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愤慨。

由希腊武装部队的军官直接参加执行的武装干涉是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对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和马卡里奥斯总统最明目张胆的攻击。这是对一个主权、独立和不结盟国家的内政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塞浦路斯在马卡里奥斯总统的领导下，多年以来与不结盟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在一起，为和平及世界合作，为执行不结盟政策的原则，为各民族有权决定他自己的命运共同奋斗。这次干预粗暴地违犯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希腊政府要负起全部的责任。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及其政府曾以深厚的同情注视并支持塞浦路斯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解放斗争，也很熟悉马卡里奥斯总统为了维护塞浦路斯的自由、独立和完整所作的不懈努力。因此，发动政变者把它们的犯罪行为指向马卡里奥斯总统，要去掉这位为独立自由斗争的象征、这位国际民主平等关系的杰出战士、这位自从塞浦路斯独立以来即推行不结盟政策的老将，使我们特别愤怒。

政变的拥护者和幕后的支持者正在破坏岛上两个社区的关系的积极发展。他们的犯罪行为把塞浦路斯人民带进新而且严重的困难处境，同时创造了再次发生彼此流血的可能性。因此它们的行动最直接地威胁了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地中海和欧洲的和平与安全，把新的紧张因素注入这个重要而且敏感的地区。

为了这些原因，我国政府认为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七月十六日下午，在讨论这个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中，安全理事会不顾问题的急迫，案情的明朗和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罗西迪斯大使所作的具体建议，没有采取果决的行动，的确是令人深感遗憾的。

安全理事会今天面临了一个最困难的考验。整个国际大家庭者在注视着安全理事会，绝大多数成员国也都希望安全理事会采取公正、果决和有效的行动。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毫不迟延地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刻制止希腊对独立的塞浦

路斯共和国的干涉。谴责策动政变者及其支持者，要求希腊军事干涉队伍立即撤退、并全面支持马卡里奥斯总统和塞浦路斯合法政府恢复维持该岛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的义务——如果要把局势正常化。因而保全塞浦路斯、该地区以至以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安全理事会就一定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并应由安全理事会用尽一切办法加以执行。

最后，我想指出，马卡里奥斯总统和塞浦路斯合法政府得到不结盟国家和世界上其他进步的和爱好和平的国家，换句话说，本组织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不结盟国家的代表们于七月十六日在日内瓦发表的声明清楚地说明了这点，其中他们保证全力支持马卡里奥斯总统和他的合法政府，支持他们维护塞浦路斯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今天在纽约开会，通过了下列声明，我得到许可把它向安全理事会宣读：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谴责借外国军队的武装干涉来推翻不结盟的塞浦路斯的总统和合法政府的明目张胆的企图。不结盟国家一向谴责一切形式的外国干涉。因此，他们认为对塞浦路斯的干涉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粗暴侵犯，构成了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因为它威胁了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立场。

“因此，协调局现在要求迅速制止希腊对塞浦路斯的干涉，撤走希腊军官和其他希腊军事人员，恢复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及其政府的宪法权力，使塞浦路斯人民再能够自由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主席：我现在邀请罗马尼亚代表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杜马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容许我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们，允许我有机会就塞浦路斯目前发生的事件表明罗马尼亚政府的立场。罗马尼亚人民获悉这件事情的时候，深深感到焦急和愤慨。

罗马尼亚代表团、塞浦路斯国家的合法元首马卡里奥斯总统和理事会里其他代表团都认为这种事件具有严重的国际意义，需要本组织，首先是安全理事会采取坚决行动。

如所周知，罗马尼亚依据其政策，为严格遵守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原则，并且为了一切人民有不受外力干涉，自由独立地发展并根据自己的利益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宣布反对任何武力行动和任何形式的对于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

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借任何理由将其意志强加于另一个国家，另一个人民或另一个政府。要把意志强加于他人就一定会导致紧张和冲突，这和包括欧洲、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地区在内的全世界的和缓过程是背道而驰的。

罗马尼亚的舆论热烈支持一切人民当家作主，他们、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主宰他们命运的原则，坚决反对驻扎在塞浦路斯领土上的外国军队所搞的军事政变。

几天前发生的、严重危害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的武力行动对一个国家的根本生存构成危险，它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那时候的国际关系是以武力、强权和一些民族被他人剥削为基础的。

对于联合国成员国塞浦路斯内政的外国军事干预罪恶昭彰地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经确认的国际法规则：首先是不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种干涉同时威胁到独立自主的塞浦路斯人民的民主进展以及刻正从事特别的努力，要在欧洲旧大陆和地中海地区建立新安全体系的地中海和欧洲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已经和塞浦路斯共和国发展了广泛合作关系和友谊的罗马尼亚表示充分支持马卡里奥斯总统的合法政府并重申其与塞浦路斯人民为保卫其独立自主与本国领土完整的战斗团结。

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出发，罗马尼亚要求：制止外国国民军的干涉；塞浦路斯国家的合法元首关于希腊军事人员撤出该岛请求应予实现；塞浦路斯的宪

制应予恢复。

罗马尼亚政府认为联合国应尽其全力保卫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紧急有效的措施以重新确立塞浦路斯的宪制。安全理事会这样做将能符合塞浦路斯人民使他们的国家向和平与进步之路发展的愿望，将能作出有效的贡献，支持他们为保卫本国的独立和主权并为在不受外力干涉的情况下自由独立地生活而战斗。

主席：现在我请印度常任代表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里克利·贾帕尔先生（印度）：主席先生，请容许我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理事会给我们这个机会就安全理事会注意处理的塞浦路斯局势说明我们的看法。

如果人们回顾塞浦路斯人民从殖民统治中争取独立的长期奋斗史，应不会记不起希腊政府于一九五四年首先将题为《塞浦路斯人民实行民族自决原则》的议程项目向大会提出这个事实。从那时起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塞浦路斯发现主要是与违反这个基本自决原则有关的局势。

塞浦路斯于一九六〇年独立并加入联合国。塞浦路斯是《一九六〇年条约》的当事国，该条约规定了若干独特的宪法协定和大不列颠、土耳其和希腊所作的保证。随后，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186(1964)号决议，成立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

因为上述历史发展的结果，从那时起塞浦路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获得多边的保证，其宪政安排也成为这个区域内稳定与和平的基本因素。任何事件只要扰乱到这种安排所意味的敏感的政治均势就一定会造成对世界和平关系重大的局势。

今天，我们发现这个敏感的均势正受到不正当干涉行为的扰乱。根据马卡里奥斯总统的说法：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的希腊军官在这个反对塞浦路斯宪政政府的武装干涉中起了带头的作用。光只这个事实——即外国军官介入塞浦路斯内政的事实——使原是内政的问题变成国际的问题。无可置疑，国民警卫队希

腊军官的干涉实际上等于是外力干涉。的确，这已促成连锁反应，目前可能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这项干涉也对国际条约所建立和保证的宪制构成威胁。此外，它构成对于塞浦路斯人民合法权利的侵犯，破坏了他们的宪法，而且可能威胁到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原则。

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建立导致成立独立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宪政安排和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环境。国际社会有责任去这么做，确保外来的军事干涉永远从塞浦路斯的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

我们注意到塞浦路斯总统在他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的信中请求撤出一切外国军事人员。据称国民警卫队由塞浦路斯政府完全掌握。果真如此，则在塞浦路斯政府的请求下，国民警卫队中一切外国军事人员应无理由不立即撤出。没有能这么做以及塞浦路斯总统的请求发生不了作用的这个事实本身构成了外力干涉。随后，那种干涉达到这样的程度，竟以武力驱逐塞浦路斯的合法政府。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设法恢复发生武装干涉前的情况，并且在这方面由《一九六〇年条约》的一切当事国从事合作是一项必要的法律义务。我们也愿意看到正常情况的迅速恢复，使塞浦路斯人民能按照已经由国际条约建立和保证的宪政安排，再度自由地行使其民主权利与自由。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今天安全理事会聆听了塞浦路斯国家元首关于这几天塞浦路斯实际发生的事情和谁是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里希腊军官发动的叛变的背后支持者所作的重要讲话。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合法总统马卡里奥斯至福大主教的讲演已对这个问题作了毫不含糊的说明，因此，我想那些在上次会议时认为究竟在塞浦路斯发生了什么问题仍不十分清楚的安全理事会成员也会同意这一点吧。

正如马卡里奥斯总统所告诉我们的，事实非常清楚，并且充分表明外国部队罪恶昭彰的直接干涉，目的在于推翻塞浦路斯人民自由选举的、以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为首的塞浦路斯合法政府。塞浦路斯的反政府阴谋和叛变是希腊政府派到塞浦路斯并受雅典指挥的希腊军官的杰作。

此外，根据一九六〇年的协定而驻于岛上的希腊驻塞部队（希腊国家特遣队）的官兵也直接参与了叛变。具体地说，他们参加七月十五日在尼科西亚对总统府进行的疯狂进攻，并参加夺取机场。反政府政变的主力是来自希腊的军官和希腊的地下恐怖组织，这些组织和雅典的密切关系过去已屡经证实。马卡里奥斯总统关于这个问题也给了令人信服的证言。

希腊军人的干预造成了对于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的威胁，也造成了对于东地中海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外国势力横蛮地蔑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长期以来便为了重大的目的处心积虑地在塞浦路斯内部制造不安，然后对塞浦路斯这个主权国家——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内政实行罪恶昭彰的外来军事干涉。

苏联人民断然谴责在希腊军方的协助下而在塞浦路斯进行的法西斯政变，同时表示支持该国中正在同那些阴谋家和背叛者继续进行斗争的民主爱国力量。

塞浦路斯事件吸引了世界舆论和报章的注意，同时，世界舆论和报章对于与此有关的事态发展表示极为关注和震惊。苏联人民充分理解这种震惊，并且也有同样感觉。

我必须告诉各位，苏联代表团收到许多来自不同组织的电报，包括美国的组织，强烈谴责在塞浦路斯所发动的军事政变。一群美国大学的著名人士，包括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塔夫脱大学、麻萨诸塞理工学院和其他大学的人士，在他们的电报中宣称：

“塞浦路斯是希腊军人政权发动侵略下的牺牲者。因此，我们呼吁联合国加以干涉，以求立刻停火并保护马卡里奥斯总统的合法政府。”

另一件电报是由艾奥西菲德斯先生代表美国保卫希腊民主委员会所发的，说明毫无疑问地：“推翻塞浦路斯合法政府的事是由希腊陆军军官计划并进行的。”

正如该电报所强调指出的，这种行动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武装侵略。

希腊政府企图掩盖它怎样卷入这项犯罪行为，就是目的在于以武力推翻以马卡里奥斯总统为首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合法政府的武装政变，并且将塞浦路斯事件描绘为内部斗争所造成，这是毫无根据的，是不能欺骗任何人的。

希腊代表在这里企图将这些事件描绘成是一场革命，也只有惹人发笑而已。他企图分散安全理事会讨论有关希腊罪恶昭彰地干涉塞浦路斯内政这个问题的注意力，却依赖可耻的虚构事实，只有反映出他觉得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否认希腊政府干涉塞浦路斯事务的不容驳辩事实。

如果我们需要任何新的证据，以证明希腊军方实是阴谋家的背后支持者和领导人，那么，今天希腊代表的讲话就再一次证明了它。大家公认塞浦路斯的阴谋是由希腊政府派到塞浦路斯并由希腊指挥的希腊军官所做的杰作。在最近数十年的历史上，很难找出另外一个例子象今天世界舆论和报章谴责最近塞浦路斯事件那样的众口一词。就是西方的报章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武装政变是由雅典的军事集团下令组织和发动的。

因此，七月十七日《泰晤士报》一篇社论写到：

“希腊政府否认这些事实，”——就是说它同谋干涉塞浦路斯事务——
“但是，只要希腊军官一天留于塞浦路斯，那么，这种否认就难以使任何人相信。”

在联合国的全部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政府象今天希腊政府这样，因为站在组织塞浦路斯政变的人的背后而处于完全政治孤立的地位的。但是，这是毫不足奇的。在世界人民的眼中，无论从那点看，雅典的法西斯政权干了罪大恶极地干涉

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事情，粗暴地蔑视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国际法的基本规则。

同时，据报章报导，政变者正在对塞浦路斯的爱国者，对那些仍然忠于民主原则，支持以马卡里奥斯总统为首的塞浦路斯合法政府的人，进行血腥报复；安全理事会对此也不能不十分关注。

政变者计划要杀害马卡里奥斯，并散播煽动性谣言，说马卡里奥斯已死，以造成反抗部队的解体。政变者甚至威胁驻尼科西亚的外交代表的性命。正如理事会成员已经知道的，这几天来驻尼科西亚的苏联大使馆、大使和大使馆成员的住宅等都一直在自动武器和机关枪的有意扫射之下。

如所周知，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团也成为攻击的目标，这包括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大使馆及大使馆陆军武官的住宅。

发动塞浦路斯流血事件的犯罪分子和支持他们的希腊政府，要想推卸这些罪行的责任，是决不会成功的。全世界现在都认为塞浦路斯政变事实上是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某些圈子所计划的，它们显然不喜欢维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存在，不喜欢塞浦路斯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就是不结盟的政策。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这种看法是对的。这种结论是根据某些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在安全理事会审议塞浦路斯局势——因外国干涉而造成的局势的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而得的。今天在座各位还记得，在安全理事会上次会议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以结束此种干涉并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因为某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代表反对这样做。同时，每一个人都会明白，无论用什么方式来纵容政变者或给予更大的支持，都是干涉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内政，因为马卡里奥斯仍然是塞浦路斯合法选出的总统，他的政府也仍然受到希裔和土裔社区的忠心支持。

为了所有塞浦路斯人的重大利益，迫切需要立刻停止外国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内政的干涉，并停止北大西洋公约军方和其代理人以塞浦路斯的命运为赌注所作的危险玩意。同时，为了加强东地中海的和平，也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毫不怀疑塞浦路斯人民仍将达成他们的愿望。英勇的塞浦路斯人民，尽管数目很少，但是他们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抱负是不能扼杀的。塞浦路斯人民多年来为独立而反抗一切企图制止它们表达其愿望的斗争，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苏联政府七月十七日的一项声明已经作为安全理事会一项正式文件分发了。它清楚地说明了苏联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项目的原则性立场。该声明除了提到其他事项外，特别强调：

“苏联忠于列宁主义外交政策的原则，对于塞浦路斯人民为争取自行决定其本身命运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将一如既往，站在他们的一方。苏联一向支持，并将继续支持塞浦路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保持的独立。同时也很可以理解到苏联这种一贯的立场是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同的。

“苏联政府认为，所有主张各国的和平与自由是可贵的国家，必须高呼，以保卫由马卡里奥斯总统领导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并要求立刻停止外国对塞浦路斯内政的军事干涉。同时，必须将全部希腊军事人员立刻撤离塞浦路斯，作为第一步措施。”（S/11340，第2页）

昨天（七月十八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彼德戈尔内先生在欢迎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宴会上讲了话，他说苏联完全站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正在进行斗争的塞浦路斯人民的一边。他强调推行缓和国际紧张关系与和平的政策当然不是企图恢复其失去的地位、削弱民族解放运动、对人民逐渐取得的胜利作狠狠一击的反动圈子所喜欢的。彼德戈尔内先生指出，最新的证据就是塞浦路斯的悲剧，这个悲剧是在希腊军人进行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某些圈子支持下发动反对以马卡里奥斯总统为首的塞浦路斯合法政府的武装政变而引起的。彼德戈尔内先生代表苏联讲话，强烈要求这种对主权国家塞浦路斯内政的外来干涉应立刻停止。

正如我国代表团所已声明的，安全理事会既是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又鉴于这种局势的严重性，应立刻，我重复说，“立刻”采取必要的决定

性步骤，以期立刻停止希腊军方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内政的武装干涉，并立刻撤退现在塞浦路斯境内的希腊军事人员。 时间是不会等待人的。

现在此地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正期待我们的帮助，而希裔塞人和土裔塞人也在期待我们的帮助。 因此，联合国不可也绝不能对塞浦路斯共和国——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主权、自由和独立的命运漠不关心。

如果安全理事会和它的成员国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崇高目标与原则的话，那么，它们就必须而且有责任挺身而出，坚决地保卫塞浦路斯。

我们要强烈谴责并制止那些侵犯塞浦路斯的主权和独立的人和那些纵容政变者并给予他们以支持的人的犯罪行为。

庄焰先生（中国）：塞浦路斯是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塞浦路斯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

塞浦路斯人民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革命传统。 他们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终于赢得了独立。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这一斗争中起了杰出的作用，对此我们感到很佩服。 独立后，塞浦路斯在马卡里奥斯总统领导下，奉行不结盟政策，坚决反帝、反殖，对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来势力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和颠覆。 塞浦路斯的问题应当由塞浦路斯人民自己来解决。 目前特别要警惕超级大国利用塞浦路斯局势乘机插手，混水摸鱼。 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对塞浦路斯人民正义斗争的声援。

斯卡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们是在东地中海的和平显然受到威胁的时候集会的。 我认为，我们作为安全理事会的负责任的理事国，就都有义务自问我们在避免冲突和稳定和平上能够作出什么样的最有用的贡献。

我们已经极注意地倾听了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讲话。 他今天能够同我们在一

起，并且极为雄辩地表达他的意见，我们和大家一样，因此得到一种安慰的感觉。我国政府盼望能欢迎马卡里奥斯总统前往华盛顿，并同他讨论采取什么其他步骤，来解除这次危机，并帮助终止塞浦路斯人民的灾难和痛苦。

希望大家不要误解美国政府对这个局势的态度。正如同我星期二在安理会里说的，美国政府继续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现有的宪法安排。

此外，我要强调一个基本要点：即美国不认为希腊和塞浦路斯合并是一项可以接受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美国继续认为，一个自由而且独立的塞浦路斯的将来应该是一个能够站在与世界其他独立国家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作自己决定的主权国家。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以任何理由进行军事干涉都是不应当的。

我们认为，第一个极重要的步骤应该是所有有关各方都继续作最大的节制和正确的判断，以便防止这次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特别坚决反对任何想要以武力解决目前的问题的企图。这种企图一定会严重地，可能是不可挽回地阻碍唯一能导致我们大家所希望的符合宪法的和平解决的谈判程序。因此，我们极其诚恳地呼吁所有有关的政府，抵抗那想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诱惑。我们请求他们都采取那更困难的，可是，也是更明智的谈判的途径。

可是，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我确信我们在这里开会的人都知道目前的情势具有许多严重的不稳定因素。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岛上的战斗似乎已经停止了。不过在该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仍旧使前景很可怕。

我相当有兴趣地注意到，苏联代表因有美国公民把表示他们对这次危机的意见的通信寄到苏联大使馆而感触很深。他因此感触很深我并不觉得希奇。不论美国公民想要表示什么意见，他们都有权同任何人通信。

我们都知道支配各有关政府在塞浦路斯的彼此关系的特别条约规定，以及为塞浦路斯希裔塞人和土裔塞人社区间的结合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基础的那些历史上很独特的宪法安排。

由于现有的政府被武力推翻了，所以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各方都觉感情激昂是很可以理解的。许多理事国觉得势必就某些非常复杂的有关问题迅速表示自己的立场也是很自然的。

同时，安全理事会的确负有极明确的责任；这是我们必须常常清楚地记在心头的。为和平解决争端作出贡献乃是我们的第一项主要义务。

因此，我们在审议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时，就应该自问，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显然不应该做的是，发表只有宣传作用的言论、不会有实际效果的言论或者是由于它的性质只会使已经恶化的局势更加恶化的言论。

例如，有人在进行非正式协商时建议安理会要求希腊撤除在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里的希腊军官。在这点上，我只想建议，如果要采取这种建议，安理会各理事国就应该仔细衡量一下它将会引起的问题。它有没有造成更不稳定的情势的可能性？听从这种要求的可能性又是怎样的？我提出这些问题时并不想预示或妨害我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最终立场。为了免得对美国的一般态度有任何的误解，我国政府一向反对一国干涉他国的内政，而且若是在塞浦路斯发生的是这种情形，我要重复：我们对这种情形同样表示遗憾。

我们认为，塞浦路斯危机需要和平的符合宪法的解决是安理会的一致看法。可是，在我们作明智的宣判之前我们需要研究的当然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办法。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只能通过直接有关各方的讨论。这种讨论已经在进行了。英国和土耳其政府和我国政府的一位代表已经在伦敦进行积极的协商。在那个地区还有其他的协商正在迫切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仓促地对这么严重的问题作出判断是极错误的。我们有义务为和平作出努力，有义务发挥政治家的作风，而且有义务用足够的时间来寻求解决这个危机的和平办法，而不论僵局是多么困难，多么难以克服。

我国政府对沟通阻碍该地区问题的解决的歧见是有点经验的。让我们在现阶段不要容许在那个重要地区的另一个危机上因为过分轻率的行动而使本会议厅以外

正在进行的努力变得复杂而且受到迟延。我们共同努力就能实现我们个别采取行动所不能实现的目标。让我们使和平有实现的机会。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我想对我们大家来说，今天是特别动人的一天。我们任何一个人很少会参加过这么令人沉痛和充满着高度感情的场合。因此，苏联代表竟然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宣传使人加倍感到遗憾；十年或十五年前搞这种宣传才更恰当。

我象我以前一样极关切地倾听了苏联代表的发言。他谈到了北约组织的参与。他谈到北约组织会员国的从中作梗才在本星期二阻碍了安全理事会的行动。现在让我谈谈这两种谣言。

就安全理事会没有采取行动来说，我在星期二已经表示过，我们需要事实。在座其他一些同事都赞同我说的话。我们在本星期二的确需要事实。我也说过，如果马卡里奥斯总统正在前来安全理事会途中，我们在通过决议之前，应该听听他的说法。可能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这也是我要提醒苏联代表的事实——马卡里奥斯总统今天下午的确已经自己表示感谢安全理事会在他有机会在安理会发言之前没有通过任何决议。

对于苏联代表的第二个论点——即北约组织在幕后介入政变——我要提醒他的是，如同马卡里奥斯总统今天下午所说的，积极参加才使马卡里奥斯总统能够离开塞浦路斯的正是北约组织的一个会员国，联合王国。马卡里奥斯总统今天下午自己说，如果不是联合王国这个北约组织的会员国，我们就极不可能有机会听到他的发言。我必须带着对苏联代表的高度尊敬告诉大家，如果联合王国的介入的最初一步行动是把我们据说要推翻的人从他的危险情况里解救出来，那真是卷入一项阴谋的奇怪方式——如果这种指控的确可以成立的话。我在某一个阶段想要带着高度的幽默感并且善意地告诉苏联代表，他不应该完全相信《真理报》的说法，不过因为他在发言里引用了伦敦的《泰晤士报》，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就他个人而言，是有一些理由让人抱持有条件的乐观态度的。

我今天下午发言只是希望能够有机会澄清一下过去几天内别人传说联合王国采取了立场。我们今天下午已经听到塞浦路斯总统的发言——我要表示我们联合王国是多么乐于能够帮助他离开塞浦路斯岛，以后并且尽可能地协助他——他叙述了塞浦路斯本周内发生的事件经过，其中他对希腊政府作了严重而且深远的指控。他说，希腊政府的行动等于是直接介入塞浦路斯这个独立国家的事务。我认为，国际大家庭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实应有所解答才对。

如同安全理事会将会知道的，英国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在本周内已经以一九六〇年塞浦路斯问题解决办法的两个保证者的资格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最近的情况是，联合王国政府已经邀请希腊政府于星期天在伦敦举行会谈。我们把这次邀请看作是我们直接向希腊政府表达英国政府对塞浦路斯情势的看法及关切的的机会。我们特别希望同它和其他有关各方讨论将来国民警卫队军官的派任问题以及是否必须修改塞浦路斯的保安制度。如同安理会将会了解的，这个问题是英国政府作为一九六〇年协定的保证者之一所直接关切而且必须负责处理的。我非常希望希腊政府在星期天将会有代表来到伦敦，并希望那时候所作的会谈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我们认为，希腊政府昨天宣布的军官替换办法是一个有帮助的步骤。如同我国政府的一位大臣今天早上在下议院里说的，这个办法是意味着那些领导这次塞浦路斯政变的军官将从岛上撤退。这种撤退将在几天内开始；我们认为这是件有意义的行动，可是我们也认为它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而已。

也让我澄清英国政府对马卡里奥斯总统个人的立场。英国协办外交事务国务大臣今天早上被下议院里被问及他是否愿意证实女王陛下政府认为马卡里奥斯总统仍旧是塞浦路斯的民选领袖时，曾经说过：“我乐于证实马卡里奥斯总统是塞浦路斯的民选的，正当的领袖。”那仍旧是我们的立场；因此，我们希望看到他能够恢复他原有的合法地位。我们认为他今天是以塞浦路斯政府的民选首脑的资格来到安理会的；因此，我们认为，他是联合国可以接待的唯一的塞浦路斯元首。

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安全理事会将要采取什么行动？首先请让我追随美国代表

之后吁请有关各方极力克制。如果要如同我们非常希望的一样，星期天将会在伦敦举行会谈，如果要这项会谈产生结果，就应该使其有成功的机会；因此，同塞浦路斯情势最直接有关的各方必须在以后几天内作出最高度的，甚至可能是异乎寻常的克制功夫。我认为，目前的争端如能和平地解决对任何人都是有益的。目前实行克制乃是和平解决的前奏；我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刻若不克制，就会危害那个机会。

彼得·杨科维奇先生（奥地利）：主席先生，这是我国代表团在你担任主席任内第一次发言，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祝贺，向你致意。我们曾经希望在你任内的这个月将是和平的一个月，将是为巩固和平作出积极努力的一个月。不过无论如何，在理事会面对这次紧张的、悲惨的事件时，你的智慧、经验、外交才干是理事会一项特别宝贵的财产。

这些事件和这种情况已经由这位多年来，事实上是数十年来，标志塞浦路斯自由和独立的人物和领袖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加以说明。我们聚精会神地听了他的讲话之后，无法不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深受感动。塞浦路斯总统决定亲自向安全理事会讲话是一件最不寻常的事情，他使这个会议厅直接领略到最近这项严重事件的惊人转变。

理事会以及国际社会现在已经有了充分的事实报导。这个报导应受我们和国际社会最郑重的考虑。

只不过是几个星期之前，理事会驻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又一次延长了，这是第二十八次延长，联合国从事塞浦路斯的和平维持工作已经满十年了。所有在此地讲话的人，包括塞浦路斯、土耳其、希腊代表，都曾表示希望，或许可以说都曾表示相信我们可能已经掌握了多年来困扰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正当我们都好象有决心联合我们的力量，无论在联合国还是别处，来帮助塞岛的社区采取扎实的步骤谋求长期的解决办法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认为最近几天来所发生的事件对我们的共同长期目标的达成是一种严重的打击。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塞浦路斯以及东地中海整个地区建立和平、安全和安定。

在历史上奥地利不止一次为自身的自由和独立付出过重大的代价，所以一直强烈地拥护国际社会各国享有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这项原则。这一原则对塞浦路斯特别重要，特别符合它的需要，因为塞浦路斯这个年轻国家一向面临外国要干涉其内政的威胁。奥地利和奥地利人民对塞浦路斯和塞浦路斯人民一向怀有深切的关怀和同情。这种关怀和同情的基础就是我们都忠于这两民族所珍重的、欧洲国家共有历史背景所产生的价值观。

奥地利一本友好的精神，在塞浦路斯有需要的时候，从来没有拒绝提供该岛和平发展所需的援取。奥地利是最先向联合国驻塞部队提供人员的国家之一。所以不用说，现在有人用军事手段横暴地推翻马卡里奥斯总统民选的宪政政府、推翻一个民主国家民选的领导人，奥地利感到极度关怀。

主席先生，在你的准许下，我要读出奥地利新闻社昨天发出的一项声明，这是非正式的英文翻译：

“奥地利联邦外交部密切注意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事件，感到深切的关怀。我们不愿意对联合国或其他适当国际场合对此事所作讨论的今后发展或结果有所影响，不过塞浦路斯的事件使我们感到十分惊愕，所以必须强调：任何外来的干涉——奥地利自己在一九三八年就是这种干涉的受害人——必须视为破坏国际间的平衡，视为对和平相处的各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如果确实能用外力的干涉来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一定会产生使各国不寒而栗的影响。所以奥地利外交部表示希望所有国家，不问其忠于那一个军事同盟，不问其奉行那一种社会制度，在考虑塞浦路斯事件时，不致于忽视这一点。”

目前这种局势显然是具有爆炸性的，不但对塞浦路斯，可能对东地中海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是如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按照联合国宪章、按照第186(1964)号决议规定本组织对该岛所负的特别责任以及许多次声明采取行动。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行动是一定需要的，这种行动应与所有其他建设性的努力结合在一道。需要这项行动来解除对和平及国际安全所构成的一种极危迫的威胁，解除该地区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威胁。需要安全理事会的行动来保护该岛的宪政结构以免遭遇不可补救的损害。此外，需要安全理事会的行动——我们感到这是最重要的——来保障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其不受外国的干涉，让塞浦路斯人民，它的两大社区，自主决定他们的共和国的前途。这个共和国是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绝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

我们相信理事会的全体成员国，在所有其他有关方面的协助下，都愿意并肩作出积极努力，并相信各国能尽快表示出这个意向。我国代表团准备与其他方里协力作出这种努力。

主席：谢谢奥地利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首先要说，这是我国代表团第二次在你卓越的领导下服务，感到高兴。

你的前任毛里塔尼亚哈桑大使六月份对会议进行有很好的领导，我也同样要向他表示敬意。

我们都已经倾听了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以塞浦路斯总统身分，今天下午在理事会提出的有力动人的呼吁。我相信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对于他近日所遭受的困难会表示最大的同情。尽管有困难，尽管他被人强迫离开自己的国家，澳大利亚仍然认为——我断然决然说这句话，这也是三天前我国首相在澳大利亚国会里说的——他是塞浦路斯的总统，他是该国符合宪法的政府的首脑，他是该国唯一合法的首脑。

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尊重他为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的首脑。十六个月以前，他又当选连任总统，没有任何反对。事实上，他是所有英联邦国家中一位资深的国家首脑。

他在这个时候出席安理会，其意义就是强调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这几天面对的局势的严重性。这个局势使澳大利亚举国感到深切关怀。澳大利亚过去一向支持并将继续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我国政府自一九六四年成立联合国驻塞部队以来，一直有一队警察人员参加。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和其特别代表为使希腊人社区同土耳其人社区达成安定和谐关系所作出的努力。

我们当然觉察到不但在这两个社区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局势，而且在塞岛希人社区之中也存在着紧张的局势。但是我们过去相信，甚至在过去数星期内仍然相信：我们有理由希望，双方领导人既同意重开谈判，就能逐渐缓和这种紧张的局势。也许可以这样说，七月十五日早上发生的暴力事件，与其说是使我们感到诧异，不如说是使我们感到震惊。在这个时候，似乎没有发生这类事情的理由，除非是由于马卡里奥斯总统于七月二日要求撤回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中的希腊军官而引起的。

显然这批军官对这次暴力和流血的发生不能逃避主要责任。这种暴力和流血动摇了一九五九年费尽心机建立起来并在一九六〇年实施的宪政的整个组织。

鉴于希腊政府断然否认在上周发生的事件中有任何牵涉，鉴于希腊政府再度申明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完整，至少我们可以说：很遗憾，希腊政府对于总统七月二日的要求没有立刻作出反应表示同意，而且很遗憾，希腊政府——至少我国代表团认为——对其军官领导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那种明显的方式，并不认为应当表示反对。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并认为必须强调七月十七日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在众院所作的讲话，他说按照希腊政府签订一九六〇年《保证条约》时所作肯定的承诺，它对塞浦路斯的情况负有重大责任。另外，共同负责的是联合王国和土耳其两国政府以及塞浦路斯政府，按照这项责任，有关各国政府担允

“……承认和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其宪法基本条款的各项规定。”

以塞浦路斯政府的承诺来说，这就是马卡里奥斯总统自己十四年来圆满履行的职责。用宪法规定的办法来团结塞浦路斯的不同民族，领导国家迈向繁荣，使国家站住，内政不受外国干涉，有什么人能比马卡里奥斯总统更适当来推进这件伟大的工作呢？

在塞浦路斯目前宪政秩序受到破坏的时候，我们一定都知道，背后埋伏着更大的国际冲突的危机。这一点已有别的代表发言提醒我们。这种情况只有一个意义，就是理事会在表示强烈反对这种情况并要求终止希腊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干涉的时候，必须吁请各方力行约制，随免采取任何可能使这种变化莫测的情况更为恶化的行动。同时，在关系最密切的各国政府的领导下，包括我刚才所提到的各国政府在内，继续进行谈判。

主席：谢谢澳大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个名字是塞浦路斯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罗西德斯先生（塞浦路斯）：首先，我要感谢安理会各位理事，他们作了很有建设性的发言，并且了解这个会议不仅对塞浦路斯，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性。这是在世界进程中一个危急的时期。今天的会议令人回忆到另一个场合，曾经有一个小国来到国际联盟，对用武力威胁它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要求支援。不幸得很，在这个事件上什么也没有做；可是，我希望这个教训将使安理会在塞浦路斯事件上采取不同的态度——这不是因为塞浦路斯，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生存的世界已经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并且不要用国际联盟处理当时海尔·塞拉西提出的埃塞俄比亚事件的方法来处理现时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提出的塞浦路斯事件。

听到所有的发言令我鼓舞，特别是奥地利代表的发言使我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政权——不是德国人民，也不是德国，而是当时的那个政权——把他的国家——同德国的友谊和血统的最密切的关系——置于和今天塞浦路斯一样的地位。

这是一个最不幸的局势：对于几个世纪以来就是希腊一个岛——有它自己历史和传统的一个岛——的塞浦路斯人民的独立、主权和自由，他们的民族同一性以及他们的历史传统都是一种威胁。塞浦路斯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斗争，竟发现它自己处于控诉一个政权威胁它的独立、主权和自由的境地，这个政权目前统治着另一个国家，并且塞浦路斯同这个国家也有最密切的关系——我说的是一个“政权”，而不是“另一个国家”。

现在，承我的同事，希腊代表帕纳约塔科斯大使提到我，我想我不提到他是不合宜的，因为这会表示对他大为不敬。事实是我必须先答复他的意见。

至于他对塞浦路斯总统提出这个理事会的一切事实以及就希腊的政权直接牵连在内的这个对塞浦路斯的野蛮进攻提出的种种证据——这个进攻不仅造成了许多生命的损失，而且造成了财产和自由的破坏，我希望这个岛能够在对它的民族理想的威胁中继续存在——所表示的立场，无需答复帕纳约塔科斯大使，因为他把马卡里斯大主教的控诉完全说成为“只是捏造和歪曲事实”。安理会各位理事所讲的话本身就是一个答复；我的答复是不需要的。

国际大家庭一致确信希腊的军政权策划、命令并执行了塞浦路斯的军事叛变。这是令人遗憾的——令人非常遗憾的——可是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真相。全球各地的报刊都已强调表明这个事实真相。大家看法相同实是很难得的。不论他们来自地球那一部分——西方、东方、结盟和不结盟，也不论他们的思想意识如何——他们都一致同意这个事实，因此，我何必答复呢？正如我说过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他表示敬重。

在布鲁塞尔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设理事会，日内瓦的不结盟国家集团，欧洲共同市场执行委员会等重要的国际机构以及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也都强调表明了这一事实。因此，这个事件已经说明了是外来干涉的国际问题，对塞浦路斯实施侵略这一点已不容争辩。

帕纳约塔科斯大使还提到——我为此事很感谢他——我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热烈爱国心。好，我要说就是为了对强使塞浦路斯忍受的苦痛和灾难感到痛心而更加强的这个爱国心促使我在这个年龄前来理事会为塞浦路斯人民——作为人民、国家、民族和民族的一部分，但它本身仍是一个国家，仍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权利而再行奋斗。

这不是同一种族特征和血统的人民构成不止一个国家的唯一实例。还有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它们完全一样。它们具有同一的种族血统，同一的理想——一切都相同。它们恰巧都是单独的国家，但是无论如何这并不抹煞它们的民族同一性或是它们的种族血统。所以，就塞浦路斯来说，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攻击它的独立。我想大家应当注意这一点。我很高兴看到理事会各方对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给予的支持。而且，和此事直接有关，从各理事今天所作的发言中已经看出各方承认并支持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是塞浦路斯的统一力量——是塞浦路斯继续任职的总统，不管外面策动何种力量和狡滑的叛变来推翻他。

如果理事会今天晚上要进行通过一项决议，那么我就不愿占用理事会的时间。如果理事会要休会，我可能要再讲一些话。也许在今晚结束我的讲话之前，我可以提到希腊代表就塞浦路斯境内有侵犯人权的事件提出的控诉。我要提醒他和理事会，尽管外来干涉造成极大的困难——虽然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正如他所说的，知晓这种情况，外面煽动的犯罪行为以及这个岛上的暴力行动——马卡里奥斯总统没有干涉塞浦路斯的公民权。当地有新闻自由直到最后一刻；虽然报刊要经过许可但从来没有对新闻自由有何压制。没有实施过任何戒严令；没有宣告任何紧急状态；没有宣判和处刑的任何武断的军事法庭。事事都按照宪政方法办理，怎能对塞浦路斯和塞浦路斯总统指控监狱里的虐待和酷刑呢？为什么有此等情事呢？在实施戒严令和其他类似措施的任何国家里才能有此等情事。我不愿意谈到希腊在现政权下发生的事情；这不是我的事；我希望一切都好。可是在塞浦路斯并没有任何侵害人权的事件，正如总统所宣称的，他在担任总统时每逢有人提请他注意这个问题，他就请一个议会委员会去调查。我希望在屡次提到和报导有侵害人权情事的其他国家里也能这样做。

我无需答复这些控诉。目前重要的事是塞浦路斯怎样从这些创伤——就是从那个来源很遗憾地很可悲地遭受的创伤——复元？怎样复元呢？不是口头上讲；而要切实地做。所以，我们盼望安理会将通过这项决议——这一决议是建设性的，将使遭受蹂躏的塞浦路斯人民的权利得到恢复，这种民主权利向来受到尊重，而现时正如大主教所说的已遭坦克车残酷地压服了。这些坦克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有什么标志？由谁驾驶？

如果这个形势保持不变，而塞浦路斯人民依旧逼处在雅典策划的政权的独裁统治下，这将是使一切国家人民最感沮丧的一个可怕的例子。这个形势必须正常化，如果没有安理会的一个有力的、具有建设性和有效的决议，这个形势就无法正常化，这项决议也就是我国总统和塞浦路斯全体人民，不论是什么种族血统，所期待的。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要求发言是为了就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提出几点简短的意见。

首先，我要提到在谈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国家的时候我没有提到我们的同事，联合王国代表的名字，如果他以为我们的批评是针对着他说的，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注意到就是了。虽然如此，我要向他建议，下次如果为了某种行为某些方面受到批评的时候，他不必急急举手说他就是受批评的人。

第二，联合王国代表在否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参与塞浦路斯事件的时候，他忘记了已被证明是这次干涉塞浦路斯的策划者和这个颠覆的煽动者的希腊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成员。联合王国代表也许知道希腊已被剔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没有听到关于此事的任何消息。

第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国家的某些代表不断地甚至在今天还在企图使安理会延迟采取旨在停止外国军事干涉塞浦路斯共和国内政的有效措施，并且不让撤走策划叛变的希腊军事人员，这样就可以阻止在塞浦路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权和恢复马卡里奥斯总统的职权，老实讲，苏联代表团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

我们已经说过，理事会按照宪章不能不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

有人说，或许有关各方正在其他地方举行谈判。这不可以作为安理会不采取有效行动的一个借口。今天我们正在讨论有关以马卡里奥斯总统为首的塞浦路斯合法政府提出呼吁的塞浦路斯局势，因此，我们应当采取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步骤来响应这个合法政府为了停止外国军事干涉联合国的一个独立自主会员国的内政而提出的呼吁。

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国家总统的详细发言。我们从这个国家元首直接听到外国军事干涉塞浦路斯的事实。什么事情可以阻止安理会在这次会议上立即——现在立刻——采取行动？依照我们代表团的看法，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理事会采取这个行动。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我要提出几点意见，我将力求简短。

罗西德斯大使把塞浦路斯称为希腊在地中海的一个岛，我将不评论他的失言。这是奇特的，也不是意料不到的。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的土裔人已听惯了这类话。

现时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可说是严重的希腊悲剧：一出希腊人的戏，而对土耳其人的苦境则只字不提。我不认为这是安理会的一种特别态度；当然不是。但是往往有一种趋势，认为某一部分的人更值得理事会的注意。我希望将来不再是这样。

我要提出一个非常一般性的意见，只供谈论塞浦路斯人民问题的各位理事作为将来的一种参考。没有塞浦路斯人。我们只能说塞浦路斯的人口，在作这种说明时我只是引述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话。两个塞人社区的权利要分别而平等地看待，不得欺压弱小的一方。

我现在答复我的朋友希腊帕纳约塔科斯大使的发言。当一九六四年毫无防御的土裔塞人社区遭受希裔塞人武装部队的袭击并且当时希裔塞人平民群起和斗牛一样协助追杀的时候，就是在那种情形下土耳其的空军飞机采取了警卫行动，

目的在恢复土裔塞人社区的权利并停止那个社区的屠杀。这是对所称土耳其空军轰炸的答复。

现在为使记录正确并且再答复这位大使，我要说这一点：土裔塞人社区在塞浦路斯没有出口，如果照我的朋友帕纳约塔斯科大使所说的，这个社区能有几千名土耳其军官在训练它的战士，那么我要请安理会各位理事想一想，在岛上一切交通工具和海岸线都在希腊军官的完全控制下，并且整个希腊行政都要听他们的命令的情形下，可能从希腊引进多少希腊军官。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德斯先生（塞浦路斯）：我很抱歉，我必须再占用理事会的一些时间。

我说塞浦路斯是希腊的一个岛，我的朋友和同事奥尔查伊大使表示反对。我所讲的塞浦路斯是历史上的一个单位。塞浦路斯的三千年历史不容否认。我确信奥尔查伊大使——一位学者——不能否认塞浦路斯的历史，也不能否认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就是希腊人占多数。它的文化和文明也是以希腊为主——在纽约市美术博物馆的丰富收藏中可以看出此事的例证；希腊人的确在当地占显著的地位。

一个国家的历史不容否认。历史就在那里。奥尔查伊大使否认塞浦路斯的历史是无效的。正如我说过的，它有三千年的历史。这个历史回溯到很久以前土耳其人还没有来到塞浦路斯的时期。

固然现时只有百分之十八的少数土裔塞人。这是最令人欢迎的。因为这有利于多种多样。纯一的人民不是必要的。共同利益远胜过塞浦路斯任何人为的困难。我们希望同土裔塞人不仅和平共处而且和睦共存。如果没有外来干涉，两社区能在和平、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下相处，并由土裔塞人充分参加生活的各方面。

这是理想的情况，并未受塞浦路斯历史的妨碍。历史在那里。现实也在那里。两者并不冲突。因此，我认为就这个问题来说，奥尔查伊大使和我应该没有任何争辩的理由。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我希望我们将不会进行另一个罗西德斯——奥尔查伊，奥尔查伊——罗西德斯舌剑唇枪的仪式。我只要说，尽管罗西德斯大使谈到一切历史上的要素，但是历史性的争论——尤其是回溯到几千年前——在我们现代的世界中可能极其危险。所以，对几千年的历史还是以少说为妙。

我们应该只谈现在，在我看来，我们如果这样做，我们就不会把塞浦路斯称为一个希腊的岛。过去十五年，土耳其在联合国这个和其他论坛里竭力要说明的就是这一点。

事实上，这也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理由。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塞浦路斯不是、不应该是而且将来也不是一个希腊的岛。

我还要提出另一点意见。我们固然希望两社区关系由于适当的宪政措施将来会好转，但这决不是可使土耳其人确信按照产生塞浦路斯国家的宪法规定他们应当成为自由和平等公民的一种关系。我们努力走向这一理想，但我必须说明尤其是过去十年中，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主席：因为没有人要在今天发言，我将宣布闭会。但在宣布闭会之前，我要声明，我已经指示将理事会各理事进行协商结果的一个文件予以散发。这个文件的编号是S/11346，其中载有一项决议草案。理事会各理事可能要研究这个案文，我希望在我们的下次会议上可能将这个案文交付表决。

因为这个问题非常迫切，我提议明天上午十一时理事会再开会。希望届时理事会可能就这一决议草案达成充分协议。

午后六时五十分散会。